

【教师作品】

## 我不是胆小鬼

邹平市鹤伴中学 张凤娟

我是个胆小鬼。  
这在我同龄的小伙伴中是尽人皆知的事儿。

我不敢爬树。当村西那片枣林里枣子成熟的季节，少不得被我们这些十来岁孩子们惦记。小伙伴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在那里，他们一个个和机灵的猴子一样，在树杈间来回穿梭，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兜里装。而我呢，只能站在树下，一直仰着头，还要装作很忙碌的样子：“明，你的左手边，那几个……亮，再上一个树杈，对，就是那边……”小伙伴们不会忘记树下的我，时不时丢下几颗又大又红的圆铃枣——他们知道我也爱吃。我恐高，树是断然不敢爬的，除非，爸爸在一旁将我举到低一点的树杈上。我的裤子从来没有磨过洞，倒是他们，三天两头被妈妈拿着鞋底揍屁股。你看，明光顾着在树上蹿了，一个干树杈又把他的胳膊肘划出了一个标准的三角形，胳膊都划破了，但他从不叫疼，尽管齜着牙，他从地上扒拉一些沙土，往伤口上一捂，一吹，血便止住了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心上生出些许敬意来。

我不敢“迈井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游戏，但我的伙伴们却乐此不疲，即便是大人看见了，也不屑于制止他们。我们村西南角有一口水井，连着村里唯一一个不大的荷塘，它是全村人的吃水井。井口由于经年累月踩踏，井口的青石板就像鹅卵石一般光滑。我们常来池塘边玩，不晓得哪天，小伙伴们又研发出这项游戏来。所谓“迈井”，就是助跑十几米后，双腿轻松跨过井口。这多危险啊！小伙伴们并不这么认为，他们排着队，一个接一个，助跑、起跳、跨越，轻松完成一个来回。我不敢，我真的不敢，我只能远远地看，连水井边都不敢过去，这水井在我眼里，就像恶魔一样。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爸爸时，他倒是说，女孩子，还是文静一些好，我信服地点点头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那一刻，确信自己很文静。最离奇的是小丽，她可以双腿叉开，骑在井口上。那一脸傲娇的模样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她也因此成了我们女孩子中最勇敢的一个。

当然，小双胆子也大。她敢自己走夜路，出奇的是，她敢偷蔡老头家的桃。蔡老头何许人也？他是一个怪人，自己孤身住在村庄的最东头。听爸爸说，早些年，他的儿子得了一场重病，年纪轻轻便丢了性命，老伴也因此一病不起，两年里痛失两位亲人，他的性情便变得古怪起来，未再婚娶，不过人还是蛮善良的。但他素日里不苟言笑，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是害怕他的。小丽不怕，她会约着我们几个，趁着中午蔡老头午睡的时候，越过他家的土墙头摘桃吃。他家的墙矮得很，但我们都不敢越过去，只能在墙外望风。小丽总是大胆地进去，无声地猫着腰，偷摘几个桃子出来。只有一次，因为一声咳嗽，我们撒腿就跑，不过在我一回头的刹那，我亲见蔡老头坐在堂屋里喝着茶，原来，他一直没睡。这个秘密，我一直藏在心里。

村南有一个不大的土丘，有三四米高。丘顶平整，可以登高望远；一侧平缓，长满了杂草；另一侧因为大人们常年挖红土的缘故，变成了不规则的“悬崖峭壁”，崖下是厚厚的沙土。这里是我们的乐园，小伙伴们常在这里玩各种游戏，当然，“跳崖”的游戏必不可少。我特别羡慕他们，特别是他们凌空一跃的时候，崖下溅起飞扬的沙土，竟为他们增添了更多的欢乐。我就站在崖顶，听着他们的欢笑，还有惊呼，而我自己竟无能为力，尽管小伙伴们一个个鼓励我。

“没事的，你看，沙土那么软！”  
“来吧，我闭着眼都能跳下去。”  
……  
耳边充斥着伙伴们的鼓励，但我的心依旧在瘦骨嶙峋的胸膛里咚咚直跳。

我战胜不了自己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依旧在这里玩耍，爸爸正好来这里挖红土。我自己在一边远远地站着，爸爸大老远也看见了我。小伙伴们此起彼伏的笑声淹没了站在崖顶的瘦小的我，我只觉得风很大，能将我肥硕的裤腿紧紧贴在腿的一侧。爸爸挖完红土，将扁担和篮子放在一边，抬头朝我摆了摆手。我本能地朝“悬崖”的方向走了几步。爸爸喊：“你下来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又赶紧摇了摇头。风吹乱了我的头发，小辫子在风中无助地瑟瑟发抖。

“没事，我在下面，你来。”爸爸的语气很和蔼，就像在家一样。

小伙伴们簇拥了过来，“没事，你看，你爸在下面呢。”“就是，跳就行。”“哎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杂声再次响起，就像无数石子扔进了湖里，我平静的内心泛起了阵阵涟漪。

“你来，我接着你。”爸爸伸展开胳膊，就像巨人一样稳稳地矗立在那里。

我颤抖着，不知是冷还是害怕，牙齿不自觉地打颤。嘴里哆嗦出几个字：“爸爸，我怕。”

爸爸冲着伙伴们摆摆手，他们便不再言语。此刻的我，只听得见心怦怦跳动的声音。

“好孩子，有爸爸呢！”

爸爸依旧展着胳膊，就像雄鹰的羽翼一般。爸爸的这句话，在我耳边无数次响起。当我无数次跌倒想流泪的时候，当我无数次失败就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当我无数次面对未知困境的时候……我的爸爸，总能和蔼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说着这句温暖的话。

我咬紧牙，闭着眼，义无反顾，攒足了平生所有的力气，大喊一声，啊——啊。

我稳稳地落入了爸爸的怀里。

我不再是个胆小鬼。

【学生作品】

## 落叶书签

邹平市魏桥镇初级中学 范婷婷

老家院子里的银杏树开始掉叶子时，母亲总要往我书包里塞一片金叶子。叶脉上用细细的钢笔字写着节气歌，像秋天盖下的邮戳。那时我总嫌土气，偷偷把叶子夹进字典，直到某个初寒露未晞的清晨，撞见她树下踮脚寻觅叶子的模样。

十岁那年，母亲总在晨雾里捡银杏叶。竹篮沿垂着露珠，她

弯腰的剪影像株被风吹弯的芦苇。我趴在被窝里看到她用放大镜挑叶子，忍不住嘟囔：“这些破叶子能当饭吃吗？”她笑着把最圆润的那片放在我掌心：“这是秋天的耳朵，能听见候鸟南飞的声音。”

初中后，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矫情。当她又把写着“白露勿露身”的叶子塞进我书包时，我当着同学的面甩到地上，“幼不幼稚！”金叶子在水泥地上碎成几瓣，她蹲下去捡时，我看见她发顶落着一层薄雾似的白。

直到那个暴雨突至的黄昏，我躲在便

利店门口，母亲举着伞冲进雨帘，银杏叶在狂风里乱舞，她竟逆着人流去追一片被淋湿的叶子，雨靴在积水里踩出凌乱的花。我冲过去拽她胳膊，却摸到了一手的滚烫，她发烧了，却固执地说：“今天霜降，该给你换新书签了。”

上周，我整理旧物时，看见铁盒里整整齐齐码着的银杏叶。从歪扭的“春捂秋冻”到工整的“自立自强”，墨迹随岁月由蓝转黑转灰，最底下压着一片婴儿手掌般大的叶子，背面是褪色的铅笔字：“今日小雪，女儿会笑了。”

秋风卷起满地黄叶时，母亲又立在树下接飘落的金箔般叶片。月光把她的鬓角染成银丝，我才看清那些年她捡的不是落叶，而是我遗落在成长路上的足音。每片叶子上歪扭的字迹，都是时光写给未来的信。

（指导教师：张爱菊）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-15

2025.9.9 星期二  
责编：张连利  
邮箱：sdllwbw@163.com



简雅语文专栏  
JIANYAYUWENZHUANLAN

